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导向观*

何 林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负面效应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如何控制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问题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瞩目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以对主体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扬为主旨,向以往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乐观态度及观念提出了挑战,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约束和引导,并对如何约束和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有启示意义的见解。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导向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08)05-0022-05

20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它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劳动和生活条件,使人的潜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另一方面,它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乃至人的内心世界,加深了人的异化现象,也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这一切使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并不单纯具有绝对进步性,它正在成为一种人类越来越难以有效驾驭的统治性力量。而要将之转化成促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力量,就要对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进行约束和导向。正因为如此,科学技术的导向问题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的问题。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就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中性的东西,它不仅有人类普遍认可的生产力功能,而且蕴含着意识形态功能。他们逐渐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其着眼点就是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他们以对主体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扬为主旨,向以往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乐观态度及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对进步作用提出了挑战。他们反对把科学视为最高的唯一的知识模式,反对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

反对向自然的无限扩张,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约束和引导,并对如何约束和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有启示意义的见解。

—

他们反对将科学作为唯一的知识模式,积极为形而上学辩护,主张对科学的发展加以人文约束。

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从工业革命时期已经开始显现,随着科学技术成为日益强大的力量,似乎人类所面对的和将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都会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科学技术成了救世主。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导致了科学的泛化,使得非科学文化失去了正常的生长环境。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日常生活的主导和支配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指出应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引入价值坐标,特别是应重新确认形而上学观念,实现价值理性对科学技术理性的约束。

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理性在科学的旗帜下,追求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鄙弃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把文化变成了欺骗大众的“文化工业”。马尔库塞也指出,由于科学技术在作用于社会时所直接改造的是物质世界,因此,改造力量越强,人对物质的依赖就越高,人的心灵和生存方式就日益被技术化、机械化。所以科学技术并

* 收稿日期: 2008-03-16 修改日期: 2008-08-15

作者简介: 何 林,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

不必然为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使人失去了人的本性。马尔库塞指斥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向度的单面人,认为科学合理性的确立,使得理想性的观念如善和美、和平和正义等,都由于从科学理性角度来看属于偏好的范围而受到排斥。哈贝马斯也指出,“科学能够解释自然过程,但永远不能对人发号施令。爱好、爱恋、愉快、烦恼、赞美、筋疲力尽——科学并不懂得这些。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和经历的事情,必须由人自己来解释和评估”〔1〕(P288)。

社会批判的终极目标是关心人类,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科学发现与人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与人无关的科学,对科学加以人文约束是必然的。

霍克海默强调,当人们淡化或忽视了对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而试图以科学去证明当代社会永恒存在的合理性时,科学就会表现出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趋向。他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一文中指出,形而上学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论述的是本质、存在、实体、灵魂和不朽,而科学对这类研究却没有多大用处。形而上学要求理解存在,把握总体,要求通过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认识方式去揭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世界的意义。”〔2〕(P128)他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同时保持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因为科学离不开形而上学,只有借助于形而上学,科学才是可以理解的。形而上学保留了文化因素和人生价值的观点,因此拒斥形而上学是没有根据的。马尔库塞也指出,形而上学比实证主义要合理,它是“识别现实的合理性的限度及欺骗性的概念”〔3〕(P167)。

霍克海默主张发展科学时应该注意价值因素,考虑人的利益,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在《理性之蚀》中他提出重建“科学”概念的观点,主张用辩证的方法考察事实,反对科学囿于实验的方法,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保留形而上学。

马尔库塞强调把形而上学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的价值结合到科学中。他指出艺术和形而上学这样的非现实的维度,必须通过一种全新的技术及科学的实践而与实在的生活结合起来。他说,“技术然后变成艺术,并且艺术将变成形式的实在性:想象和理性的对立,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诗和科学

思想的对立行将失效,这将出现一种新的实在性原则,即新的感性和科学在美学之神中结合起来。”〔4〕(P149)他将在“新的解放的科学技术”中赋予美学原则以重要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美学形式是独立于现实原则的,是真正致力于追求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的。他提出要使被误用了的技术成为自由社会的基础,必须经过一场意识革命或文化革命。

他们在批判唯科学主义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划界、片面强调科学的作用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新的人道化的科学的理解。他们提出的科学与形而上学彼此包容,科学的发展应该关注人的价值、指导人类认识、关心人类解放等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的手段或中介,自然解放是人解放的前提,而综合了幻想和艺术的新技术可能冲破现存技术的统治,使自然和人获得解放。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不仅在生态学的意义上,而且在存在的意义上对人类产生影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科学技术既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也是人统治人的手段。启蒙的目标是借助知识确立人对自然的主权,而对自然的统治最终导致人对人的统治,这是启蒙自身无法抗拒的逻辑。他们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进行了批判,认为在人借助知识统治自然的过程中,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启蒙凭借技术使人获得对自然的统治的时候,它就成了人自由解放的锁链。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较早提出解放自然的思想,指出彻底的社会变革必须包括彻底改造自然界,而解放自然的唯一途径是“人道主义地占有自然”,他们提出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自然,即对自然进行美的还原,马尔库塞在这方面探讨尤其值得重视。

马尔库塞指出,人对人的统治是通过人对自然的统治实现的,因此自然界和人的自由有内在联系,人的解放依赖于自然的解放。他认为,人的解放既应该在他们的感受性和他们的本能需要中去寻找基础,也依赖于外在环境的改变。他认为,有两种对待自然的方式,它们分属于两种社会现实:

一种是以一种作为损害手段的科学方式对待自然,这只是为了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把自然当作无价值的原料、物质,这种观念属于一种历史的、特殊的社会形式;另一种是“科学思想的发展可以把作为一种受保护和受‘培育的’生活的整体的自然界的经验作为基础,而技术则可以把这种科学应用于生活环境的重建。”〔5〕(P146)这是一种用科学技术来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的自由的社会形式。

由于深受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弗洛伊德、尼采等的影响,马尔库塞试图发展一种把幸福、本能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新理性,他称之为“感性的理性”或“艺术化的技术理性”。他认为,这种新型的理性是对技术理性的片面性的超越,是真理与价值、本能与理性的统一。在如何使用新技术把自然从技术征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认为,应该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人道和美学的条件下,发展一种“替代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将冲破现存技术的统治,使自然和人获得解放。他认为,艺术具有批判功能,它维护着人类解放与幸福的形象。因此,他强调艺术在技术统治时代的价值与意义,从艺术、美学的角度去揭示作为解放手段的新技术特征,即致力于通过实现科学、技术与形而上学和艺术的结合,来探讨自然和人类解放的途径。

他们看到科学技术使人类过分地征服自然,使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也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解放。因此,要求我们应该正视科学技术的正负两面效应,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来探讨技术,澄清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的关系,并进而用人文精神来提升技术。

三

他们对作为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进行批判,强调对科学技术的选择应与人的交往活动相结合。他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应用的局限性,提出了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政治意向,它构成了人对人的统治方式的基础,并创造了一个极权化的世界。

法兰克福学派中大多数成员都曾就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在发达工业社会发挥的操纵功能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越来越物质化和世俗

化,大众越来越沉迷于纵情享乐、尽情宣泄的生活之中,人由自主性的个体沉沦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丧失了抵抗社会支配的否定精神,达到了和统治秩序的妥协与和解。马尔库塞提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是培养顺从社会的“幸福意识”的基础,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他对传统的技术中立性观念进行批判,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3〕(P7)。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他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在学派中最有代表性,其解决方案也最有启示意义。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在今天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同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它是更具操纵性、欺骗性、辩护性的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他强调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即排除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然后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

由于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使得政治的公众世界崩溃,破坏了以公开讨论为特征的民主的舆论结构,哈贝马斯着重考虑了重新激活公众层面及民主控制问题讨论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确立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范围。他提出,首先,科学技术发展的应有范围是不以目的合理化妨碍交往合理化的发展,因此他主张通过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规范合理化得以实现。其次,必须对科技进行选择和设计,尤其应把技术的选择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在一起,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以达到主体和客体的解放。他认为新的科学应该是对它在技术上的被使用负责任的现代科学。再次,应该通过控制技术的发展使人的行为不再依赖技术规范而依赖交往行为规范,这是使人摆脱压抑和克服异化的有效途径。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而要消除这种意识形态化,就必须全面弘扬人类交往理性,创造一种和谐的、无宰割

的交往情境。为此,就必须改变技术兴趣高居于交往兴趣之上的状况。他重视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认为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背景的直接性和整体性而保证了有效交往,主张人们应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唯有如此科学技术才能结束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人的解放的潜在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其标准化、程序化、实证化等特征使其畸变为一种工具理性,并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他们分析出,科学技术通过进入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从而实现了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他们提出的弘扬交往理性以限制科学技术的盲目发展的思想包含一定的合理性。

四

他们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理性观念的演变导致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之中,提出要使科学技术为文明的进步服务,就要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技术理性批判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谓技术理性,指的是围绕目的合理性的行为即技术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基本文化价值。整个现代科技就奠基于这种技术理性之上并得到发展,但它也有不可忽视的弊端。他们认为,技术理性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将世界理解为工具,只关心实用和功利目的;它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开来,推崇实证性和肯定思维,排除人的否定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力量;它将实用和效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视价值的存在,将文化降为单纯的物质文化,将社会降为单向度的社会,将人降为单面人。哈贝马斯在梳理理性概念时指出,在现代化运动中,由于“工具理性”片面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表象和干预作用,遮蔽了理性的解放潜能,从而造成理性和自由、个人和社会、自然和社会、情感和理性之间的无止境的冲突。

针对这一状况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应对科技异化与技术理性的弊端负责。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肯定了科学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指出“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造成这种缺陷的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

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2)(P3-4)马尔库塞也指出,“技术可以对理性和不自由的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矫正,可以成为自由并保留自由。就技术在此基础上获得否证的程度而言,矫正决非技术进步本身的结果。它牵涉到政治的变革。”(3)(P210)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看到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否定性,指出应从社会这个大系统入手探讨摆脱技术理性,使科学技术人道化的道路,并提出应为了和平的目的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具体的替代方案上,霍克海默反对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推翻被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的社会,他认为,要抵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唯一的手段就是运用批判的否定。只有从内部对现代社会进行否定,呼唤一种和主观理性相对抗的客观理性,才有拯救的希望。到霍克海默的晚年,他又转而认为在宗教中凝聚着一种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拒绝的能力,并指出这是绝望中的希望出路。阿多诺也认为,彻底的否定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必须依靠批判理论,运用否定的辩证法,才能找到一条通向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同时他主张,还必须诉诸于艺术的解放力量。他认为,艺术有一种类似于拯救的功能,它代表着同技术理性的压迫相对应的某种救赎形式,起着强制性的乌托邦作用。

关于如何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导向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转变,马尔库塞并没有提出比较详细具体的方案。只是指出社会主义只有在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技术的转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把现有的科学技术保留下来而不加改变,新旧社会就会出现一种连续性,使得原来科学技术所固有的压抑和异化形式得以再生产。他认为,作为解放手段的新技术的可能性的前提首先是重新确立理性的批判和否定功能。由此,他提出“新技术”的主张,即要求把科学技术置于理性的指导之下,服务于人的本质的新目的。他将这种“新技术”作为未来自由社会的实现途径,但他又认为这种“新技术”与现存的科学技术没有任何联系,更不能在其基础上产生。这样,他就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使他的“新技术”充满了空想的成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发生学上的分析,以及对其危害的揭露和批判是十分深

刻的。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坚决的批判态度,而对于如何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却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主张。

五

作为一个人本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导向观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他们的理论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的。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各种弊端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性、人的本质。这导致他们离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与自然及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他们虽然看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在于制约这一现象的社会制度本身,但将扬弃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寄托于确立批判理性的权威,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抽象结果。其次,他们在批判技术理性的消极作用时,把摆脱这种工具理性的奴役问题不同程度地诉诸于宗教、艺术、本能等非理性东西,未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关于技术理性拯救的思想最终不过是一种绝望的希望、想象的乌托邦,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不同程度地具有调和主义、反科学主义、浪漫主义、悲观主义的色彩。

虽然包含诸多缺陷,但其理论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容抹杀的。他们吸收了马克思理论的某些因素,如异化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角度,立足于科学技术与人、社

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对现代科学技术展开多视角、多层面的批判。揭示了科技进步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的思维及观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及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所带来的危害,揭示了技术理性与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指出了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对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限制科学技术的非人道的利用、如何将人的价值因素结合到科学技术中去等都提出了建设性的主张,在努力克服科技异化与技术理性的弊端,以及如何走科学技术的人道化之路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一切对规范和约束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促进其成果的合理应用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学林出版社, 1999.
- [2]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3]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4] 马尔库塞. 论解放. 波士顿, 1969, p66. 陈振民. 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5]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On Frankford School's Viewpoints about the Guid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L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loading effect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ow to control the scope and depth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to more and more experts. To hold high the humanitarianism of subjectivity, theorists from Frankford School challenged to battle the former optimistic mentalities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y maintained that we should restrain and guide its development, and advanced revelational views on how to restrain and guide its developments.

Key words: Frankford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ide

【责任编辑:文新 责任校对:代言】